情。人人需要能夠無所顧忌的吶喊，喊出他內心裏積鬱的苦悶。」此時，我似乎聽到了Rolliny stone小子們的叫嚷，披頭們的尖聲和湯姆瓊斯的豪獷歌聲。我在想，如果沒有熱門音樂，這世界上將變得更動亂不堪。

朋友篇

幾天前，難耐那無邊的寂寞，一個人夾起一捲報紙，幾份雜誌和一本拜倫的抒情詩，到一福堂九樓去，那時人不多，音樂尚可，咖啡亦佳。很偶然，碰上了一群朋友，是東海的「山胞」，於是，龍門陣就擺了出來，他們大抵是語言有味的健談者，我幾乎祇有聽的份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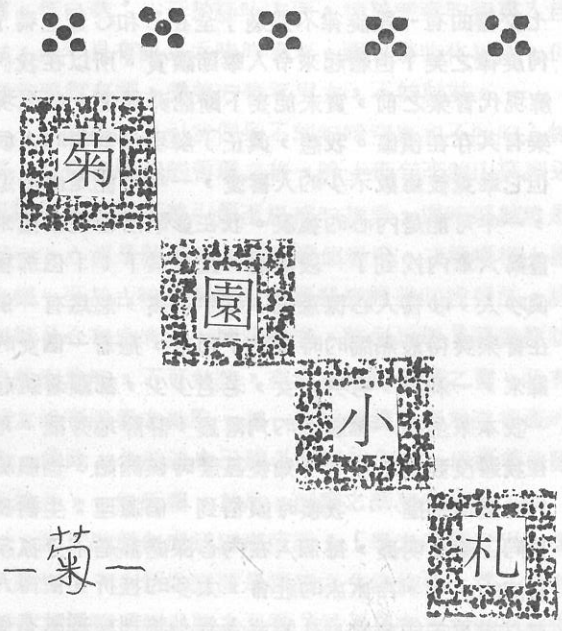
在煙霧迷漫中，各人迸着智慧的火花，上下古今無所不談。從當晚的音樂，到理想的教育制度和當代學術的整批交易，聯考制度，汪精衛的賣國，楊金虎的鼈官，一元硬幣的缺乏，到台中的流氓；從沈復浮生六記裏的芸，到沙特的存在主義，電腦的自動控制到女人。一晚下來，我所獲得的竟是大批的音樂知識、物理知識和社會百態。我想古人所謂〝與君一夕談，勝讀十年書。〟大概指此吧？老邱有個大頭顱，講話時搖頭擺腦，頗似銀幕上的迂儒；被我問急時，搔首之態更妙，答不出來時，竟急得舉手要扁我。老張有一副健碩的體格，頗似橄欖球員，跟大、鼻大、口大，奇醜無比，但由於墨水喝的多，談起話來風趣有緻，在我眼裏竟是一個可愛的人。老沈一直陰森森地，大概他所談的哲學較爲冷僻吧？正看着他，却遞上香煙來，抽了二口竟突然爆炸，引得哄堂大笑，他一向喜歡惡作劇。老陳不知剛才從何處買醉來，一大篇酒後妙語，添增不少氣氛。

和朋友聚談的時刻，是我興奮的時光，快樂的泉源。人生中能有幾段這樣的經歷？我們和普通朋友在一起時，不是玩玩樂樂而過嗎？何嘗有過心靈的交會？以下我要談談二位朋友，因他們是我生命的一部份。

俊士是我高一同班同學，不知打何時熟稔起來，大概是我第一次做他的親蜜戰友（代傳情書）時開始的吧！在校時相處的時間多，彼此性情也摸清了，於是我們成了摯交。三年內，彼此拼拼湊湊，互相填補，倒覺得人生還相當充實。

不幸得很，畢業後，哥兒倆又得同進「建國大學」重修一年。初踏人地生疏的台北，他寂寞難堪，墮入情網。這突起的風浪，日夜地震撼著，使他終日恍恍，無心讀書，任百般勸解終歸無效。最後我祇有自告奮勇，替他寫幾封纏綿悱惻的 love letter，來減少他的煩惱，增加他的讀書時間。五月底我爲了報考南區聯招逕自離開台北返屏，還時常寫信要他好自爲之，但竟然又令我失望一他再度落榜。〝你不要生氣，不要難過，遇上我時狠狠揍我卽可。你放心，我很好，下回再考一定不辜負你的期望。〟在信裡，他這樣保證着，怎曉得這又成了一句虛言。

就這樣我走進中山，他還留在台北。十月十日上台北看他，不見踪影。却在返台中的車廂中遇着，驚喜之情難以言喻。謂要上台中找我，我笑着說：「莫非靈犀一點通？」那時他和家人有些誤會，負氣出走 堅持自立



燕萍妹：

收到妳的信和照片格外高興，近來的確忙點，整學期的生化實驗，幾乎天天都在泡藥品，好不容易這兩天放春假，去了趟台南，和〝所剩無幾〟的〝在台班友〟敍敍舊。想想妳已快回來了，我應該在妳返台前再與妳〝紙上談談〟，且極盼妳在沿路仍能寄些風景卡或生活照予我。我所最鍾愛的就是這些了，但願能收到。

的確，人有時是最矛盾的動物。有些事，明知得到了也是一種痛苦，但仍然苦苦追求。卽使是上刀山，也想〝先上去試試看〟，到底它的樂趣何在？痛苦何在？我必須親嘗之才是痛快。不過有一原則想妳已有充份的了解，就是任何事物的獲得或享受，必須付上所當付的相當代價，一切事都有正反與利弊的雙面反應，妳說是不？因之誠如妳所說〝國內的朋友想出國，羨慕出國的

更生。常向我借款，且假名師大化學系畢業兼課於某補習班。其後倒眞的認眞唸起書來，但天不從人願又落榜了。他再次寫信來要我不要替他難過。啊！俊士你就是這般心腸，遭到三次的滅頂還要負擔我的難過。眼淚溢滿我的眼眶，但我還能講些甚麼呢？在這種情況下，他祇有進入二專進修，今夏旋卽畢業。對他這種人，這種戲劇性的遭遇不是很適合嗎？這是他常用來安慰自己的。

這二年來，我常到台北找他，寒暑假自不在言下。或許，受傷的心靈特別容易感受，他逐漸愛好文學，但却也染上了憂鬱症。唯一令我高興的是，他已不再易於衝動，和亂陷於感情漩渦。他有 Sage 的看法，他說：「上帝賜我一張漂亮的臉孔和生動的談吐，不是叫我去傷害女孩子；而是叫我利用這些去開導她們，因爲現代的女孩子大都祇注重表層的享樂，而我最不能忍受的却是這套庸調。」他對我常有無可無不可的玩世態度，表示不贊成，時常寄一些純情的書給我，企圖改變我。

已差不多有半年沒見到他，前幾天想急了，竟對著街上的陌生人大呼其名。我不能忘記那久違後重逢暢懷夜談及；家鄉海濱上伴著吉他的低沈歌聲。

現在我來談談那第一個闖入我心田的女孩吧！二年來，她如幻的倩影總無端地闖入心扉，我夢寐以求，神往的莫不是那流盼那甜蜜的笑靨。這些雖曾燃起一絲的喜悅，但伴著她總是過多過沈的惆悵。

我大一時，她大四，這一年很寶貴，但她却給我曖昧不明的態度，很是使我進退無據。直到一曲 The last waltz，她才表示：她喜歡我，但我太年輕，畢業後只希望我常去看她（因爲她和我是同鄉）。於是，我不得不唱出徐志摩的「ㄆㄚ喲娜拉」揮手告別，一列南下的快車，帶走了我長長的繫念。

她擁有一双會唱歌的纖手，每回到她家去，總不忘以琴韻招待，有時興之所至更爲我伴奏。西洋歌曲我一向獨鍾於安迪威廉斯，其音色音質均佳，音域廣，柔情似水。記得 Love story剛流行不久，她要爲我伴奏，我却說：「Love story , where do I start？」靜默了一會兒，她搖搖頭。邇來，我歌喉進步得多，她鼓勵道：「再勤些，你的中國藝術歌曲就可比斯義桂；而西洋歌曲就可比 Andy 。」我迸出了一句話〝「但，這又有什麼用？」〝……啊！這又有什麼用呢？

杰仔告訴我〝男女之間，沒有純粹的友情。〝沒有嗎？難到像我們這種心靈的契合，還不夠純眞嗎？以前當我們默默相對時，我總是努力地去捕捉那令人愛憐的眼神，幾番想造次，立刻又控制下來。愛慕之情日久昇華，倒也漸變得自然。由於這種熬煉，我變成了相當程度的冷漠；如此，我們才能夠傾談得更多。

我一向獨來獨往，出遊，逛街，看電影都是一個人，她也是如此。月前，她來了封信，謂已開始接受男孩子的 date ，我很高興她能衝破孤獨，不再那般孤芳自賞，況且那麼美好的女孩子沒人去接近，實在是「暴殄天物」。我給她覆了一信謂時光不再，當善自珍重；然後附上了一本楊子專欄——那裏面有着高貴的心靈。

人；而在國外的朋友却羨慕留在國內的人，能享受到自己鄉土的溫情〝。但人生來就好奇，若有一件事物是我從未經歷過的，我一定特別嚮往，也羨慕那些有所經驗的人，這是人之天性，其實我又何嘗不想出國？像妳這樣，用一年半的青春時光，換來了一趟「德國之旅」，且遊歷了好些個歐洲鄰國，所賺的是馬克（不像留學生；要靠獎學金與打工爲生），雖然時有〝遊子之孤寂感〝，但眼界與觀念都有不少的增加，風度與氣質也改進不少，這就是妳的福份，願善用之於今後的時日；而我呢？畢業三年餘，領有限的薪水，吃住均在家裏，生活單調而貧乏，只因無法克服一些人爲因素而從無出國之打算，也只好用另一種說法來說服自我之意念。唉！到底人的領域還是太小了，人也不太容易滿足於現狀，其實看穿了，看透了，不過如此而已，有時只好自我解嘲一番了事。

我有時候能夠想得通，大凡類似此種〝慾望的滿足〝應該以很清醒平靜的心想想——自我的立場與現有的條件，然後衡量一下自己的衝勁與潛力，是否能克服所有的困難，若是不能就另謀他途，若是能就一昧地勇往直前，最要緊的乃在於〝知足常樂〝以及〝不必強求〝。前些天接我好友的來信，說到〝一切都靠「緣」，一切都看「空」，看「空」後，自然能不強求了，而也就「心涼脾透開」〝。一向很欣賞我這位朋友的處事淡然，寧靜而淡泊的個性，也許就因爲他這種天生諧合禪理的思想吧！……眞的，您不會覺得嗎？有些事、物或人的追求，或許停留在〝自我的幻想〝之中，不是更〝眞〝善〝更〝美〝嗎？願細細思量之。

話又說回來，我還是覺得人生是一場爭戰，應該是

充滿信心和力量的，生活應過得積極而有意義，要盡自己個人的一切智慧與才幹爭取到妳所該有的地位與名利，要永遠不停的往上爬，努力不懈，才不枉此生。當然；個人的恩賜不同，出生環境與教育過程不同，才有世界上個個不同的人，不要與任何人比較，由於立足點的不同，導致"比較"本身就是一種痛苦，最好的結論還是"經常要認爲自己是生活在「幸福」之中，永遠爲我獲得的和未獲得的一切而感謝 神吧！特此寄上我「會心的微笑」也願妳能「笑納之」。 祝妳

旅途愉快

菊姐 草于台中中山

1973. 4. 12.

p.s. 我也贊成妳早日回家來，女孩子不比男孩，可以海闊天空任意邀遊，而女孩子最大的幸福，就是有一個美好的歸宿與休憩所在，在此祝福妳。

註：燕萍乃筆者之鄰居妹妹，一年半前遠赴「西德」當「護士」由於思鄉之苦，打算提前解約返回台灣。

人與人的相處在乎"誠"字，與玉卿認識和相處只不過短短的兩個月時間，我們已到了無話不談的地步，以下是她給我的三張明信片，是多麼的 Smart！多美的 Lovely Girl 呀！

菊姐：（甜否？my pen！）近況如何？念念！

剛上班不久，就收到妳的來信，好樂。

午睡剛醒，頭有點漲，已無寒風敲門，總算挨到春天了，手指尖已麻木不仁了一吉他之傑作，眞是天下無易事呀！已萌退意。看了「人生之光明面」談及「人要成功就成功，要失敗就失敗」要先廓清內心一切消極、不快樂、悲觀的思想，相信上天、相信人類、相信自己、相信生命。祈禱、工作、思想、信仰。黃昏小坐、綠地如茵，五樓上有小童與我揮手招呼，如醉如癡、似通未通。多來信。

玉卿 2. 18. '73

菊姐：（得意嗎？）

寄去的信，收到了沒？Remember our Promise ？

好忙、好累、好久沒看荒漠甘泉，好像銹了的 machine，沒上油，昨天看了"上帝之恩惠永遠受用不盡"好像"魚兒永遠不愁海水喝乾了"，"山上的空氣也永遠呼吸不完"。對極了，有時候人就是喜歡作繭自縛，轉一個一想，又豁然開朗，柳暗花明了，今天老板收到一大批美援的儀器，大家都挺開心的，下次談。

玉卿 3. 1. '73

菊姐：我 4 月 1 日回家，我老弟北上參加合唱比賽，分道揚鑣。再次接信，都好感動，幾乎動用"急診杯"Thanks for your carefulness , And you ? Care about that but how? You know 我現在"快要"相信一切上帝都會有最適合我們的安排，Just wait , and„ 信 "„ 望 "„ 愛 "。是否有進步了？妳覺得我？

昨天青年節和一班"大一"的大娃娃去健行，青山翠谷，good sunshine , fresh air is so confortable forme , 活動多舒服。

現正聽完幼獅電台之"天韻歌聲"每次好"美"的音樂，總是令人泫然欲涕，又有那麼多好書，現在甚至于"K"有機化學時，都會覺得宇宙萬物，充滿秩序感與眞理—不會騙人的眞理，世界總是美好！爲何我有時候傻乎乎的把自己弄得苦哈哈，好像 the end of the world —受不了一點的失意與辛苦—尤其當實驗失敗時。

案頭小黃菊，彷彿笑人痴，我們什麼時候才學會過 Stable life。



